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五十三冊
正史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目錄三卷 元托克托撰

卷四百四十三至卷四百九十六

一三九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一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二百二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庠楊寅附

唐庚 兄伯虎附 文同 楊傑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
卷四百四十三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詢蔭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修與為詩文自以為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

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歷德興
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僉書忠武鎮安判官監
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
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
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
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法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
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
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
詆嘲譏刺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
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隣幾開封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為文淳雅尤
善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為意進士起家為桂陽
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
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
試為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

祠神會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
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為羣牧判官
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
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
事孀姑如母所與遊皆一時豪俊為政簡易嘗著神告
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
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宣鑒十五
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入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
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文閉戶益
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
間與其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
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
氏為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
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
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

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搥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

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歛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

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其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

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樞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

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

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柰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

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憂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賺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救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弘放為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為祕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賊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為再劾卒脫

拱之寃復官如初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

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為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入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為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為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

琦甚器之與黃庠楊寘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為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味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強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為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不得入天子遣內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歷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啟封見名喜動於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稱賀為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

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為宗子
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
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
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為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
言閔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
文若自有傳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
長儒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
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
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
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
走洪州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
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
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
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
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

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叩語連伯虎

臨叩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
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
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為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
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於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
名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
生善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奇之致書同
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
尤敬重之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
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
罵曰吾將以為鞭好事者傳之以為口實初舉進士稍
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
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
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
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度意以話為畫明日再往同

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
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
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公度
乃悟所見非生者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少有名於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
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系自
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
感生帝又請孝惠皇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皆祖宗首

納之后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宜
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於祖宗廟室斷
天下之大疑正宗廟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神宗
詔祕書監劉几禮部侍郎范鎮議樂几請命傑同議傑
言大樂七失竝圖上之神宗下凡鎮參定鎮不用傑議
自制樂成詔褒之元豐末晉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
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顏子竝配下太常議傑與少
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吉辛公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

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竝配非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
以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一賢從祀豈必同時人詔從禮
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范鎮說傑復破鎮樂章曲名宮
架加磬十六鐘磬之非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銅量
叩之不合黃鐘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為樂尺下舊樂
三律詳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是復攻之鎮
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為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
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為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
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色
眉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
時少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為近俠博學強記
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
遺少加隱括皆為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
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或從或不從其
所不欲見中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作

有貴人子同事驕倨不相下鑄廉得盜工作物屏侍吏
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某時盜
某物入於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
免白髮即起自袒其膚杖之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
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
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
相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辯鋒起終日各不能
屈談者爭傳為口實元祐中李清臣執政奏換通直郎

通判泗州又倖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
不得志食宮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亦無復軒
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誤以是杜
門將遂其老家貧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
毫不以巧人鑄所為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
時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為似謝玄
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哀歌詞名東
山樂府俱為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

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
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
轉為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
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楊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
除經義所檢討久之為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
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號真坊四州元
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為文務奇

怪語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屢躋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
字明舉成都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
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
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
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為郎以言者罷提
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嘗
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為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錄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於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為假承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履亦奇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任改通州司戶丁內艱服除除河南府戶曹參軍治劇不勞而辦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辯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龐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藏弄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箋奏以

修書恩升朝列擢祕書省校書郎累遷祕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為不及也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楊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二子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詔右從事郎福州懷安尉哀伯思平日議論題跋為東觀餘論三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十二 史部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弟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弇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為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頌鹽筴諸縣爭

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為校書

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

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

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為

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

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

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為無驗證既而院吏考

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

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

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

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為翫法以親嫌遂移戎州

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

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僉書寧國

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

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

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

荆南承天院記指為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為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為侍從時舉堅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瀟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即善屬文王安國一見奇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倅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草浮薄調澧州

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為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祕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為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為徹警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象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為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為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為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

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己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為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為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既而無所得則以

謁告寫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歎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覲字少儀皆能文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為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祕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為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為舉

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
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
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歿耒獨存士人就
學者衆分日載酒穀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
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
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
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
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
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颭怒
之為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
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
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
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
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
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為至言
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

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
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
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
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
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
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
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
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
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為祕書
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歛之師道高介有
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為文精深雅奧喜作詩
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
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
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
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